

社会学理论传统及其发展脉络探析

王 飞

(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专业 2012 级硕士研究生)

摘要：传统社会学理论发展主要有三大研究范式，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三种范式并存且长期对立。进入 20 世纪中后期以后，在社会学方法论方面逐步开启了一个批判继承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范式之路，范式整合便成了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必然逻辑。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学研究进入了全面的多元化时代。笔者认为，社会学理论历史发展将会从“软科学”向“硬科学”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关键词：社会学理论 研究范式 实证主义 人文主义 批判主义

社会学植根于 19 世纪的西方工业社会，发展至今已有 180 多年的历史，它的产生与发展主要受益于西方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及西方思想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的社会环境。然而作为一门学科来说，它是年轻的和不成熟的，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布劳的说法社会学发展至今，仍然像牛顿以前的物理学一样，处于前理论阶段，社会学理论至今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学科方法论原则，社会学理论陷入了范式危机。

—

纵观社会学理论发展史，主要有三大研究范式。首先是以社会学创始人孔德，以及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其哲学基础是实证哲学。他们认为，社会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并无本质区别，都是将研究对象看作是客观实在，因此，社会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其理论研究要以自然科学为标准模式。其后迪尔凯姆将古典实证主义社会学发展到鼎盛时期，主要标志是迪尔凯姆发表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其基本认识论主张是社会唯实论和整体观，认为社会是客观性的独立实体，社会高于个人，社会决定着个人的本质，社会学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在对社会事实的分析取向上强调社会功能论，坚持功能分析和原因分析均是社会学所必需的，并指出要以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①。《自杀论》是迪尔凯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一次重要实践，将社会自杀率这一抽象的社会事实，运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社会学理论与统计学有机结合，进行逻辑假设和量化分析，探究社会自杀

率背后的带有普遍性的因果规律，堪称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典范，他一举将社会学从思辨哲学中摆脱出来，真正树立了社会学独立的学科地位。

第二种是以韦伯为代表的人文、理解社会学研究范式，其哲学基础是德国古典哲学，德国哲学家狄尔泰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认为，人类社会领域与物质世界的自然领域有着本质的区别，意识是一个王国中的王国存在于自然界中，意识将历史王国从自然王国分离出来^②，社会科学主要是通过内在经验事实分析得到说明，不能以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为准则，而应同文学、艺术一样通过非经验性的自我内省、诠释性的理解为主要方法论原则。韦伯受到狄尔泰和新康德主义中反自然主义倾向的影响，批判地接受他们的思想，认为，人的行动由行动者赋予它一定的意义，这些意义由于行动者不断的行动构成了一个联系的系列，理解行动者行动的意义是社会学的任务。在社会学方法论方面，韦伯提出了“理想类型”概念，韦伯并不排斥解释性理解，他认为理解与解释是相互关联、相互说明的，理解是解释的前提，理解是能被解释的，但所探寻的解释性的社会规律和历史因果联系不是实证主义主张的历史必然性，而是一种概率性。反实证主义的人文社会学从 19 世纪后期开始就一直对实证主义社会学进行猛烈地抨击。

第三种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批判主义社会学研究传统。其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般规律，并系统地阐释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号召全世界无产者顺应历史潮流，打破旧的制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向更高级社会迈进。批判主义社会学带有很强的彻底的革命性的元素，它不是对现有社会秩序的改良，而是对现有社会制度和结构的彻底打破，重新构建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解放全人类。

这三种研究范式是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三大传统。批判社会学在笔者看来可以归纳到实证主义社会学中，因为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始终秉持实证主义观点，认为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都是客观实在的，因此，我认为社会学理论在方法论原则上主要是实证主义和反实证主义的两大阵营的角逐。

二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社会学经欧洲传入美国，并经过本土化运动后，社会学得到大发展。进入 20 世纪，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政治、经济全球霸

主地位已形成，美国社会学也成为引领世界社会学的航向标。影响美国社会学界的思想是实用主义哲学，屏弃了欧洲空泛的理论思潮，更加强调实际的运用效果，美国社会学学术氛围充满了自由性。代表这一时代社会学发展颠峰的是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

1937年，帕森斯出版了《社会行动的结构》，这是结构功能学派崛起的标志，此后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结构功能学派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帕森斯在研究社会行动理论过程中，总结了英国的马歇尔、意大利的帕累托、法国的迪尔凯姆和德国的韦伯四位理论家，试图整合他们的方法论基础。他对实证主义的社会行动概念下了定义，如果某个理论把正确的科学知识作为行动者所处境境进行主观取向的惟一有理论意义的方式，那么这个理论就是实证主义的^③。实证主义就单位行动体系来分，可分为激进实证主义，即排除主观分析意义上的独立成分和统计学的实证主义，即随意性概念能将经验作用纳入规范性成分而又不破坏整个实证主义框架。实证主义按体系特征，可分为个人主义的实证主义，即原子论体系或与行动者有关的若干单位行动组合成为较大单位而出现的偶发关系，而在其他方面符合实证主义体系定义。另一个是社会学的实证主义，即包括行动者有关若干单位行动组合成为较大单位而出现的偶发关系，还包括多个行动者在一个社会体系中组合起来而进一步出现偶发关系的体系，并依据实证主义理论表述的。

帕森斯对反实证主义的行动理论概括为唯意志论（相对主义）和唯心论（极端主义）。唯意志论的基本信条是科学知识的方法论体系未能全部囊括行动中所有重要的主观成分，明确包含具有规范特性的成分。而唯心论是一种极端的反实证主义，条件成分的作用消失了，变为一种观念的自我表达过程，手段-目的图式让位于意义-表达图式。

帕森斯认为，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是不能充分展开或充分表达的，惟有唯意志论是对于社会生活的经验实在作出了正确观察，是经过验证了的一般化社会理论体系。帕森斯赞同自然科学体系适用于人类行动，但是企图完全以自然科学的体系解释人类行动是实证主义的失败之处。他试图整合传统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提出了唯意志论行动理论的认识论基础——分析实在论（analytical realism），用“分析的”来限定“实在论”。^④

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在社会学方法论方面开启了一个批判继承实证主义和

人文主义范式之路，尽管后来的一些学者对其结构功能主义有不少的批评，比如，一些挑战者认为他的理论是“文化决定论”，虽然他试图中和两种范式，并在实证主义结构功能架构下展开分析，却陷入了片面的唯心主义泥潭等等批评之声从未终断，但是范式整合便成了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必然逻辑，然而范式整合必然会带来理论综合的大趋势。

三

帕森斯之后，西方社会学理论经历了百家争鸣的时代，出现了符号互动论、冲突论、交换论等理论思潮，他们从各自不同角度透视了当代社会，为社会学理论作出了贡献，但是在社会学元理论方面却很少有独特建树，或者偏向实证主义的一面，或者偏向人文主义的一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者看到了无论是实证主义和反实证主义都是客观与主观二元论在认识论上的反映，实证主义在思维方法上主张客观性的一端，反实证主义在思维方法上坚持主观性的一端。正是看到了他们在方法论上片面性，理论家们开始打破传统界限，综合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两方面的优势，由此开启了后帕森斯时代社会学理论又一发展、繁荣时期。亚历山大、布迪厄、吉登斯是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元理论的探索发展者。

美国社会学家亚历山大是当代新功能主义杰出的代表，新功能主义方法论基础是后实证主义。亚历山大在其著作《新功能主义及其后》中总结了传统实证主义方法论基础，并认为自然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发展，已日渐对实证主义主张提出质疑，这些广泛的思想发展，使自然科学和人文研究之间的实际联系更难保持始终一致与清晰可辩。反实证主义者达成共识的一点是科学理论和客观现实的切合比实证主义者所想象的问题要大得多，他们认为理论必然包括推测和极其争论性地阐释，强调了非经验的、概括性的因素的独特贡献。人文研究为了构建社会科学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者必须依赖他们自己的生命体验，必须依赖他们自己对其他人的理解。亚历山大认为一旦把社会学科学对象概念化地构建起来，就很难对从这些对象中概括起来的社会科学理论进行明确的证实或证伪，因为研究者个人经验和价值标准注定是不同的，在社会科学中引入价值判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不同的个人情感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

亚历山大认为人文研究的方法对正统的实证主义提出根本修正，但是依然接

受了实证主义的框架，这种道路导向一种相对主义形式；导向对理性本身的一种危险，要避免上述两种观点，就必须提出一种既超越实证主义极端又超越反实证主义极端的替代性范式。

亚历山大等人提出了后实证主义范式，亚历山大在其《社会学的理论逻辑》第一卷中，通篇分析了后实证主义方法论。他认为后实证主义有四个基本假定：第一，所有科学资料都受理论的指导。事实与理论的区别是出于分析上的需要；第二，科学成果并不仅仅依靠于经验证实；第三，一般性理论的形成是武断的和平行的，而不是怀疑性和垂直的；第四，只有当经验事实的变化为新的理论所熟悉后，才会出现科学观念的根本变化。^⑤随后他又在《新功能主义及其后》一书中进一步对后实证主义进行阐释，其一，社会学研究可以看作一项沿着科学连续体而进行的一端是抽象的概括性的、形而上学的因素，另一端则是具体的、经验性的、事实性要素，而科学话语的其他要素，包括意识形态、模型、概念、定律、命题、方法论假设和观察性陈述等，则位于两端之间。其二、构成社会学基础的这些基本要素，不能以无限变化的方式来进行系统阐述。其三，强调实践经验的重要性的观点。其四，有一种明显倾向，由于某种约定，排列在科学连续体上的不同要素之间可以聚集在一起。他的观点总结起来就是社会学研究可以依靠于经验基础，同时还可以依靠于非经验的构念。^⑥

随后，亚历山大又具体阐释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本质区别，以及社会科学中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长期对峙的深层次原因，他认为必须在关键层次上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区分，两者共享一种解释性的认识论是问题的开始，而非结束，但是他又说放弃经验主义并不等于以非理性的方式去接受相对主义立场，自然科学家能够排斥主观层面是因为他们将研究定位在人类思维之外的物质世界，然而社会科学却不能严格界定问题域。社会科学要对其研究对象达成长期一致性的法则几乎不可能，因为认识知识和评价知识这两方面的原因，社会科学描述和评价之间是共生关系，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彻底剥离，因此社会科学内出现广泛分歧是必然的。

社会学元理论整合的代表人物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实践感》中批判了理智主义的危害，认为它刻意将研究者与之所身处的社会世界割裂开来，从而否定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研究者与社会世界之间的密切关联，也否定了知识生产与

之发生的其他场域之间的密切关联。他进一步阐释了理论理性主导下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各自的偏执，认为社会学存在的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二元对立，割裂了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有机关联。他提出了二元对立的超越途径，即连接惯习和场域的“关系主义”方法论原则，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纳入考察的领域，首先建构各种客观结构，然后引入行动者的直接体验，将产生实践活动习性赖以形成的场域（社会条件）与习得生成的性情倾向系统联系起来，这就是布迪厄所说的反思性阐述把实践序列转变为表象序列，把根据一个被客观地构建为需求结构的空间来定向的行为转变在一个连续和同质空间里进行可逆运作^⑦，实际上就是将客观主义的结构（场域）和主观主义的理性（惯习）结合起来。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其著作《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书中提出了双重解释学的方法论体系，对以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划清了界限。其主要观点有：第一，社会学的主题方面，社会学关注的不是一个“预先给定”的客体世界，而是由主体积极行为所构造或创造的世界。社会生产是社会成员的技能性实现。第二，能动行为的界限方面，人类能动行为的领域是受到限制的，但是，社会结构不完全是对人类能动性的限制。第三，观察社会生活方面，社会学观察者并不能使社会生活变成是仅供观察的“现象”，必须沉浸于一种生活形式中。第四，设计元理论方面，社会学概念必须遵从“双重解释学”，强调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观念联系以及社会科学术语和日常术语的密切联系^⑧。

四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不断强化的各种后现代现象和全球化趋势，也给传统社会学理论研究带来了巨大冲击和挑战，在全球化背景下，显露了传统理论自身的不足。社会学研究由此进入了全面的多元化时代^⑨。综观社会学理论方法论的发展，结合笔者自身理解和探究，认为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理论历史发展趋势将会从“软科学”向“硬科学”迈出实质性的步伐。主要有如下观点：

近期发展：社会学现阶段仍处于“软科学”阶段。自然科学法则需要人类百分之百的遵循，否则必然将遭受大自然的报复，而且这种报复是及时的，可见的，往往是血的代价。比如我们无视惯性定律开快车，那么我们出交通事故的概率会

大大加大。自然科学是硬科学，自然法则是硬法则，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偏离。而人类社会也需要遵循社会历史法则，但是这种遵循不会像自然科学法则那么“绝对效忠”，而且有时需要几代人、几十代人、甚至更长时间去验证。比如，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一个需要长期验证的过程。人类社会法则相对于当代来说是个软规律。从人类行为层面来看，构成社会的最基本的单位——人与构成物质世界最基本的单位——原子区别在于是否有意识。因此人类行为带有能动性，不是被动的接受，人类在遵循社会历史法则方面采用的是社会行为围绕社会法则上下波动，具体来说，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不会偏离社会法则太远，总有一支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作用，这个就是社会法则。

未来发展：人类探索自然科学法则目前已进入成熟阶段，即量化阶段，而探索人类社会法则目前正处于前理论阶段，只是部分能够量化检验，以社会学为例，目前主要是运用统计学知识对社会事实做一般意义的统计，远未达到自然科学公式化计算阶段。这也表明认识人类社会法则远远要难于自然法则，并且需要长时间的检验，因此，目前大部分人类社会法则只是处于猜测、推想阶段，其主要原因笔者认为是人类意识世界奥秘至今没有揭开其神秘面纱所导致的。这个领域需要生命科学，特别是精神科学的不断发展，自然科学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前提，自然科学探索物质世界（包括人类精神领域）的每一次质的飞跃，都会带来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当意识世界彻底被人类所掌控或探寻出其奥秘所在，规律自然暴露无疑。为我们探寻人类社会法则扫清障碍之后，范式之争必然会不攻自破，就像当年“地心说”假说一样，当人类掌握先进的天文探测手段后，反“地心说”自然不争自明，人类社会将进入到与自然科学同样发展阶段，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将真正成为硬科学。

参考文献：

① [法]E 迪尔凯姆著，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12月第1版，第106页

② [德]韦尔海姆 狄尔泰著，人文科学导论，赵稀方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7页

③ [美]T 帕森斯著，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志 夏玉南 彭刚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87页

④ [美]T 帕森斯著，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志 夏玉南 彭刚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12月

第 1 版，第 824-825 页

⑤ [美]J.C 亚历山大著，社会学的理论逻辑第一卷，于晓、唐少杰、蔡和明译，商务印书馆，2008 年 6 月第 1 版，第 39-42 页

⑥ [美]J.C 亚历山大著，新功能主义及其后，彭牧 史建华 杨渝东译 译林出版社，200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37-39 页

⑦ [法] 皮埃尔 布迪厄著，实践感，蒋梓焯译，译林出版社，200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41 页

⑧ [英]安东尼 吉登斯著，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田佑中 刘江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2 版，第 277-280 页

⑨ 历史困境与未来挑战：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面临的主要危机，文军，2004 年 2 月